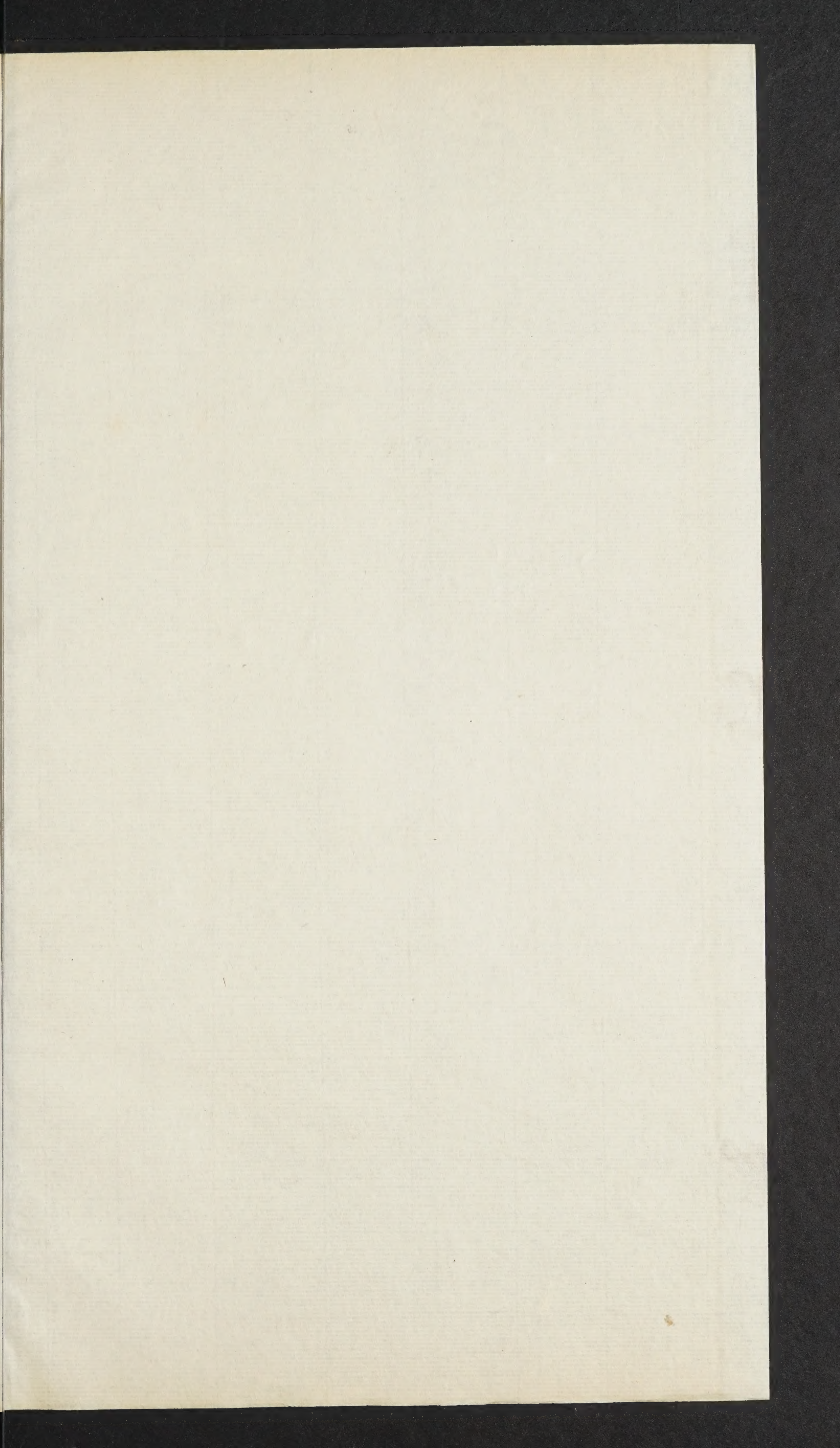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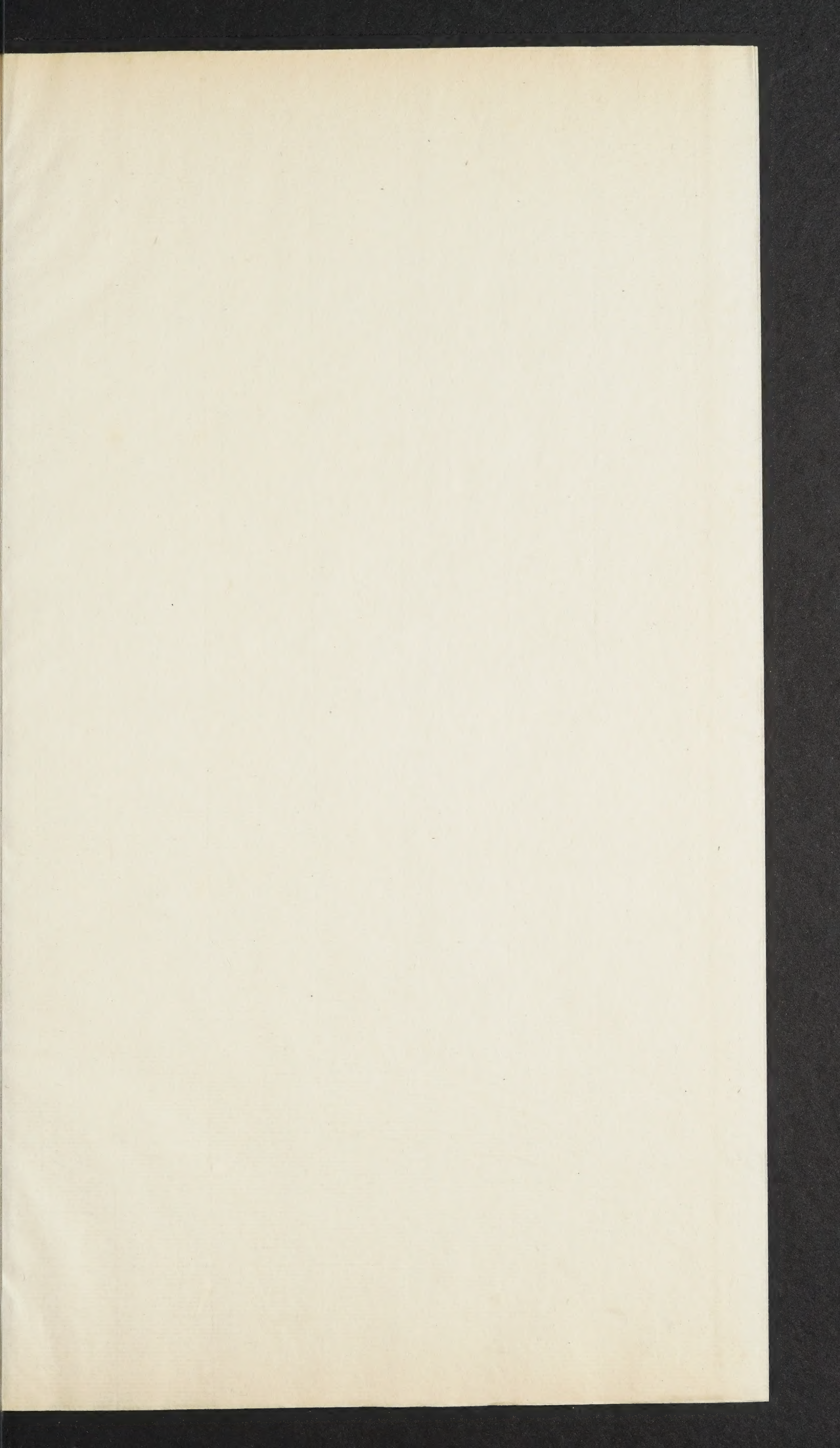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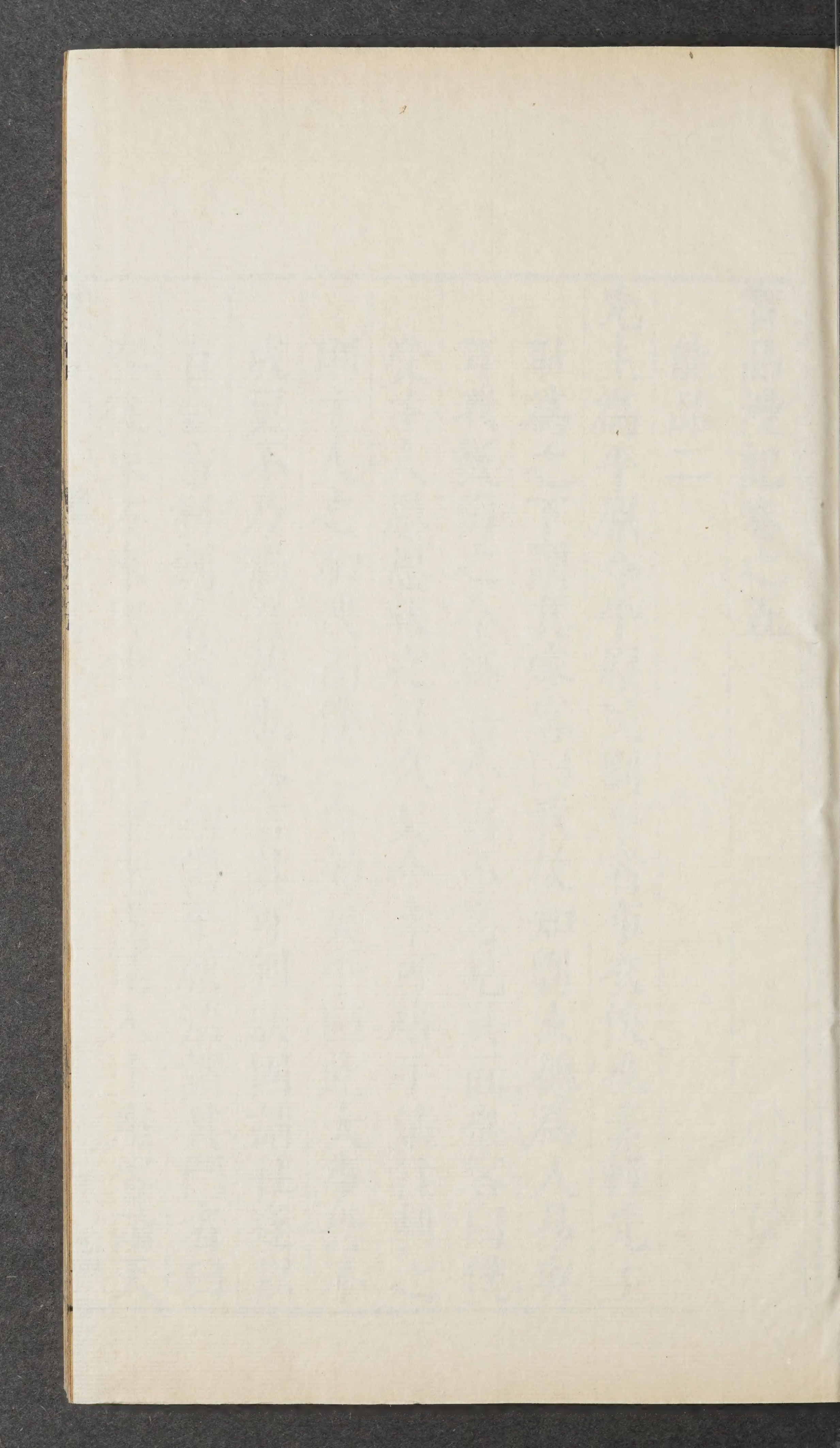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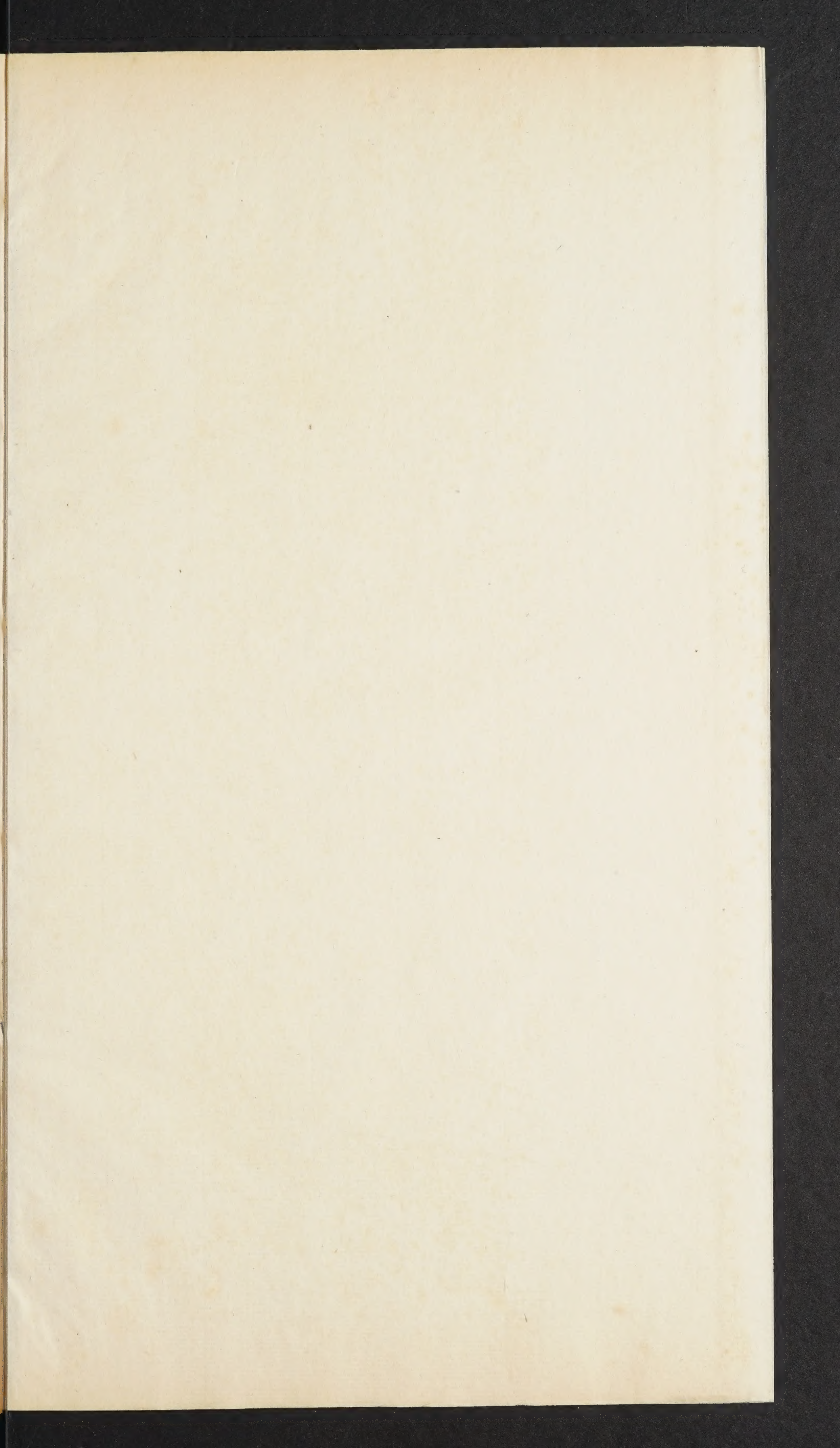












智品漫記卷之五

於修校

能品二

先主爲平原令平原民劉平者布衣俠也素輕先主耻爲之下謂其家客曰我故知劉玄德爲人易與耳我數侮之今爲吾令吾不忍見其面也客曰僕受主人恩思報之日久矣今幸可藉手請往刺之則主人之恥洩而僕之命効矣平曰此大事恐不成更不乃禍吾族也客言其可刺狀固請往遂以百金市利劍客被褐帶劍謁平原治謂其門者曰客從東方來與使君計事先主延入上座客論天

下形勢甚當先主先主闊達大度無復疑意益促膝近客客感先主遂更意不忍刺先主既而先主覺客神色動疑其非常人客亦覺起如厠先主謂左右曰吾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言肆姧形外漏邪心內藏必袁氏刺客也須臾客復入曰臣非與君計事者也臣受主人命來刺君臣視君之論皆天下之大計又待人不疑終能濟天下臣不忍以主人私忿而傷君大計遂抜劍向頸先主抱而謂曰壯士何姓名主人得不為袁公路耶客曰受命無功恥遺姓名為天下笑主人吾本欲諱其名

然吾不敢以此累袁公今言之郡民劉平也語卒自刎先主嘆曰壯士命瘞之遂解平原印縣于治門而身走徐州以謝平平曰我亂民也計不成而逐其令其誰與我亦自刎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粤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樊升之曰善謀者如奕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陳豨反至邯鄲曰豨不南據漢水北據

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虞詡之策朝歌賊亦然滕公之策黥布也司馬之策公孫也皆自爲敵布勢定而更拂之曰此必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及後高祖棄關中而都洛陽婁敬脫輅輓一說建萬世之安其言曰夫與人鬭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荆州以爭天下都成都者非其志也其言曰跨有荆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敢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而議
者直以爲欲三分而止耳周公瑾曰吾與主公
北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信哉英雄所見
略同二子目中寧有操哉然武侯之在成都也
厝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魏濱
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寧可保哉關中
旣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不王益州遂不足
有爲耶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
心悸膽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
嬰咿涕泣哉畏此老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黠首

不得之思知丕等不足腥健兒衣食也操實歷死于漢中而史諱言之嗚呼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然語至此進乎布矣雖然亦不都荆州之失也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孫堅舉兵誅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

請軍糧咨曰堅鄰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堅曰我方舉兵而遂見沮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卧見亡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咨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入白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從事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

軍君子謂堅可謂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

能開東國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火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縣于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說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

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吾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名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縣于蜀門矣引為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彭羕初從劉璋璋惡其驕恣遂髡鉗羕先主入蜀羕

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龎統統與羕非故知識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羕坐羕又言談不可倉卒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說統曰劉牧懦而不武大軍卒至舉措皆亂又無腹心智計之臣可不戰而下也民人不傷府庫如故因而撫之可資以舉事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故自知羕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一見以爲奇士遂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旨旣定成都授羕爲治中從事蜀人恨璋不能用人曰棄智士以資敵國不亾何

代郡大亂三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公曰非裴文行不可乃授潛精兵以鎮撫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召還公問曰何以治代潛曰潛於百姓雖

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公瀷服其言於是始悔還潛之速也後數十日三單于果反問至矣

賈詡原從李傕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内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于外必厚吾妻

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
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

曹操將征烏丸先辟田疇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
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
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
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
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
懈弛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
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乃

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栁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栁城

賈詡爲張繡軍師適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既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遏也琮不能用威怒曰豎子有謀不用

當機不決舉全州而唾手與人傾覆社稷良足悼也

劉曄本揚州人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童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

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

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曄

即乘寶馬將家童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

禍福衆皆叩頭開門納曄推曄爲主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

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

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爲

應檄到即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

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

平集

董昭事曹公時適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即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于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

荀攸從征張繡攸言于公曰繡與劉表相持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公不

從遂偪而前繡急使人告表曰穰城將沒繡力疲矣將軍其自爲計唇亡則齒寒繡朝下而夕必及將軍表懼遂發兵救之軍失利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攸曰公弗追也辟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凶歲必有豐年兵家勝敗夫何常之有遂爲公畫策使人謂表曰曹公所征者繡也今繡無見粮仰食于將軍曹公之受命南征也爲久慕之計而將軍援兵不解運車相繼是內虛將軍之倉庾而外結怨于天子有如天子赫然奮怒陳兵將軍之城下小大不侔逆順亦異將軍其何辭表懼遂不發

兵援繡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
明繡謂公為遯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擊
之繡敗初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惟日行數里
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公還許荀彧問公何以
策賊必破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
是以知勝矣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
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
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

者殺之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其射矢更稀此必豨猶豫故不力戰耳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威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子豨歡喜隨詣曹公公遣豨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

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擄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

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

前源

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不能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生亂有何逼北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

孰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亾之不暇焉能害人吴夫人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

魏武帝爲司空闢司馬懿而辟之懿不欲屈節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迺已

曹休軍浦口自表願將鋭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深入不利驛馬詔止時董昭侍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

豈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
志勢不獨行須當諸將臧霸等已富貴矣無復他
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
免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阻臣恐陛下
雖有渡江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休卒不渡
江

孫權使人報先主使共取蜀陳兵夏口或以爲宜報
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巳有荊州主
簿殷觀進曰亾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
免頭則莫不利爲也夫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

大馬于害之中則爭取小馬兕虎在于後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計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使君自處潺陵不聽軍過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明矣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曰如子言蜀舉必矣蜀僻陋之國也吾聞趨名於朝趨利於市舍而趨名利二者不附觀曰使君不見夫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

之食與衆啇之一蠱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
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
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
衆痛怨無由起叛無由始斯亦選國之理也先主
曰善卒從其策權果輟計先主所以前有蜀利後
無吳患者觀之謀也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權必殺備程昱料
曰孫車騎新在位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
下初舉荊州威振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
豫州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

禦我難解勢分備資已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我赤壁之役備有力焉因有荆州公謂昱曰向不用君言殺劉備今形已成不可圖也

先主入益州劉璋自出迎張松說曰便可于會襲之法正龐統皆曰當如松計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人迎我而襲之無名我將乘其釁且新入人國人心未附扼其吭而拊其背其謂我何若其舉兵假我可指麾而定不然圖未後也既而曰璋孱稚子何能爲璋果增先主兵使擊張

魯先主所將軍三萬餘人務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使人告璋曰曹公征吳吳人告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四千餘皆半給先主怒欲因此取璋而恐將吏不與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府庫之財而怯于犒賞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初先主之欲東也張松與書曰今大事垂可立如

何釋此去乎璋得書殺松而勅諸將文書勿復交通先主先主大怒斬其督將楊懷高沛遂勒兵向璋下令曰孤與益州本宗室懿親萬里遠涉欲相倚以輔王室而益州聽信讒言欲圖害孤是孤德出而怨反也孤起義兵志在誅平僭亂孤豈以益州爲利但人今將魚肉我而我俛首焉孤不足恨誰當扶漢祚匡天子乎孤今不取劉琮復見于今日此州非復劉氏有也遂進圍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一年或勸璋死守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

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且玄德必能治蜀遂開城降

諸葛亮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説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説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

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粮盡引去

郭淮策諸葛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司馬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呂蒙欲圖關羽及代肅屯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道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麋芳士仁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軍器

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粮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迅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

吏士無關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
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
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

呂蒙屯潯陽魯肅過其屯下不欲見蒙或說肅曰呂
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乃往
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
計以備不虞肅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
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
策曰羽勇而義勇則難以力取義則不可間入然
性頗自負好陵人獨有可以計襲耳蒙以爲宜進

諂言頌其功德使其志昏過自卑損望風避讓使其志盈一意修好解備弛禦使其防踈境土之民時加恩澤使其衆携老成却退豎立新進使其意玩此五策者固必禽之術也肅愕然曰君計則妙矣非其至也曹公尚存禍難始搆宜將輔協與之同讐不可失也蒙曰不然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蒙等尚存耳今不於強壯時圖之

一旦先犬馬塡溝壑雖欲陳力其可得邪肅無以
荅退而歎曰國家若用子明之計關羽可擒曹操
終不可破也君子謂肅可謂知大計矣
呂蒙舉軍西上士仁守公安糜芳守南郡蒙使虞翻
說士仁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
不肯相見乃與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
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亾可別吉凶
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
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索帶
之城而不降毀宗滅祀爲天下笑呂虎威徑到南

郡斷絕陸道生路一絕按其地形將軍在几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得安幸垂思馬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將仁至南郡芳可降也至城下翻以仁示芳芳流涕曰至是耶翻曰麾下憑椒房之寵受專城一任當擾擾之日非一息之時而無故延燒軍器關將軍矜而寡恩必過督麾下雖有守城之功不贖燒軍器之罪與其守而受戮孰若降而立功芳乃以牛酒出降蒙未入據郡城而名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

入城待其管鑰乎蒙卽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問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案誅之餘悉平蒙乃入城撫慰軍中存恤耆老問所不足士民大悅咸樂蒙寬不復思羽矣

吳人旣襲關羽取荆州又破先主於猇亭太中大夫鄭泉憂曰吳再勝蜀蜀人之怨深矣臣聞勝不可居怨不可結臣請使蜀可以使蜀不讐襲羽可以使蜀忘其猇亭之敗可以使荆州長爲吳有可以

使蜀人不敢窺我西門可以使蜀還報使于吳可
以重吳於蜀可以使北軍不敢欺吳可以假梟而
勸羣臣可以爲梟益封於吳可以令吳蜀更稱帝
梟謂先主曰陛下亦知關將軍今以爲治鬼督乎
關將軍雖身首異處首在魏魏人鑄金而爲之身
身在吳吳人刻玉而爲其首各全一體廟食兩國
其精魂固不獨依依西土也三國靈承之矣先主
以爲羽不死故曰可以使蜀不讐襲羽也又謂先
主曰虢亭之役陛下報羽之義至矣天下莫不聞
何則爲義受敗雖敗猶榮若一戰而盡復荊州之

地快陛下之忿人且謂陛下興師爲土地之故不爲羽也先主以爲然故曰可使蜀忘其猇亭之敗也又謂先主曰昔寡君以荊州資陛下假而不還虛辭引歲吳之君臣日夜謀之祟臺之下志在必復幸而復矣必嚴兵阻守益州沃野千里得數郡不加廣捐數郡不加狹陛下更無以荊州爲念先主曰置之矣故曰可使荊州長有于吳也又謂先主曰夷陵國之西門夷陵不守荊州危矣故改夷陵爲西陵宿重兵其內不可窺也徒生釁耳其勑將吏各守分界勿相侵犯先主許諾故曰可以使

蜀人不敢窺我西門也又謂先主曰寡君再拜遣
臣奉書陛下之從車下吏臣發之後寡君度途計
日延頸須命陛下宜發一使隨臣俱東以申前好
於是遣大中大夫宗瑋報命故曰可以使蜀還報
使于吳也庭見畢泉與蜀公卿語務揚主德應對
敏捷無所屈服諸葛亮稱其有專對之才不辱君
命又曰吳國有人未可圖也故曰可以重吳於蜀
也泉還使人謂北邊諸將曰吳蜀已講合洽大軍
沿江拒守北軍擊東則西救擊西則東救指漢水
爲誓北使至境先斬後聞曹丕聞之斂迹不敢出

兵向淮泗故曰可以使北軍不敢欺吳也謂吳諸
臣曰今使蜀不讐襲羽者泉也使蜀忘其猇亭之
敗者又泉也使荆州長爲吳有者又泉也使蜀人
不敢窺我西門者又泉也使蜀還報使于吳者又
泉也使吳重于蜀者又泉也使北軍不敢欺吳者
又泉也泉酒徒也一說而主君尊與國從諸君有
何能而偃然綰侯章食萬戶也諸君皆忿激欲自
效故曰可以假泉而勸羣臣也謂吳主曰非泉不
能使蜀不讐襲羽非泉不能使蜀忘其猇亭之敗
非泉不能使荆州長爲吳有非泉不能使蜀人不

敢窺我西門非泉不能使蜀還報使於吳非泉不能使吳重于蜀非泉不能使北軍不敢欺吳吳主曰誠如子言請論子功其封子亭侯增奉邑二故曰可以為泉益封于吳也又謂吳諸臣曰既與北絕不宜載其偽命且蜀已稱帝吳蜀既通宜正名號以便書辭吳主於是稱帝焚魏冊命于庭而不用魏正朔與蜀書稱東皇帝致書於西皇帝故曰可以令吳蜀更稱帝也

曹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

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

司馬懿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懿妻張氏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曹公朝羣臣於建始殿陳矯出太子侍公目之謂太子曰此吾家周勃也可謂社稷臣矣公薨于洛陽羣下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

下惶懼太子宜剖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不宜守區區之節且愛子在側奸人窺伺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命策太子即位帝曰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眞社稷之臣也歷事後帝帝憂社稷問司馬公忠正直可謂社稷臣乎矯對曰朝廷之望社稷不知也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巳預有所棄此非其所

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鋭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

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粮畜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其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

吳人冊淵爲燕王朝臣議曰淵恃險遠恣睢海外有

不臣之心今又内援孫權相持爲強今不討將爲後患帝遂欲留淵計吏遣兵伐之獨劉卲以爲淵挾兩端欲怙孫權而恐遠不可恃反起中國之釁且淵強黠豈難自王而乃受吳僞命爲所封殖耶須之旬日北使至闕下矣因斯之時遣一介之使喻以禍福可不煩兵而定也且昔淵父常斬送袁尚之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其自新淵果斬吳使送其首帝嘉其意發使冊封之司馬懿曰淵知權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使又知國家能從

陸道至其國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朝廷若置之
度外則已若遣使加冊命恐其無禮於我也使者
至淵果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遂自立爲燕王
懿於是表請出兵興遼東之役
魏延既大破魏將郭淮等邊大將軍假節封南鄭侯
時夏侯楙鎮長安亮在南鄭與羣下計事延進說
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狂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
千負粮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
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
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關

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
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昔韓信與漢祖分道而出會於滎陽卒鋤強楚此
今日之勢也姜維亦曰襲人之國將勇者勝延可
使也亮以爲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
十全必克而無虞竟制而不許延謂亮爲怯癵恨
已才用之不盡拊膺嘆曰諸葛公空負大名而膠
于權數使北賊不除漢祚不復可爲痛心扼腕者
也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司馬懿以達言行

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
矦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
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
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泄漏其謀達聞其
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
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
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
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
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
大喜猶與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

交搆空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

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
孔明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長
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於是楊
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
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
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
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臓而可以生乎宜急追
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
履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孔
明果死

蜀將姜維再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司馬昭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昭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

張昭謂吳主曰臣竊疑將軍之事魏外辭卑而中心不欵也西絶蜀好而北不得魏之歡將焉所倚乎吳王曰噫是非君所知也魏已代漢蜀亦稱帝孤安能欝欝居此長爲王乎位次尚少無以威衆語

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距則必致
討致討討然後可以怒衆怒衆然後可以自大此吾
受命之時也於是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
年魏終不信羣臣皆上權過失外託事魏而誠心
不欵魏遂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踐修前盟并徵
任子吳主愿曰孤事魏無所不至而猶不相容今
日內任子明日必徵孤入朝乃下令曰魏督孤急
孤不能復爲若主其聽往魏孤不忍以一州之故
使若有糜爛之苦也諸將與百姓皆怒曰將軍獨

不能帝乎江東雖小浮江萬艘帶甲百萬昔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爲天下王故曰在德不在廣臣等俱願死戰不願臣魏也吳主知衆怒之可與圖也乃絕魏稱尊號而還與蜀通

吳諸葛恪圍合肥而蜀姜維亦出圍狄道東西告急司馬師憂之問虞松曰吳蜀作難二方多故而諸將意阻如之何松曰王勿憂也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

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王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悋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而恪久攻不下遂引兵還皆如松所策

吳數擾邊滿寵表帝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救之當先破賊圍乃得解賊來甚易而我往甚難其西三十里有奇險空移

城內之兵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于計爲便蔣濟曰不可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不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復表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故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矣濟猶不然獨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孫權果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

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雖不敢至必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伏兵邀擊之斬首數百級權于是引退帝聞而嘆曰伯寧料敵雖曼倩射覆不足爭奇也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司馬懿曰諸葛恪新得政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

涼州之反曹丕曰非張既莫能安此州乃以既往既
至金城欲渡河諸將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
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卒
渡河由間道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既巳據武威
諸將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軍無
見糧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
險窮臥兵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
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遏胡塞出奇計大破之
帝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
南仲勤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求寧河右使朕長無

西顧之憂其封西鄉侯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使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大驚悚

陸抗年二十孫皓郎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

更築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北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宜遽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

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
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絶寇叛祜欲
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
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
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
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公安
督孫道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
拒胤而自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
贊亾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
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

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重傷死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

顧徽有才辯吳主召署主簿徽嘗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徽問何罪云盜錢問盜幾云百徽呼營軍曰住住須史馳詣闕啓吳主曰方今畜養人

衆以圍北虜此兵健兒而所盜不多且饑寒切肌欲不爲盜勢不可得此必賞恤不足也柰何誅之吳主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吳主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孤行拜輔義都尉而盜錢男子請與俱至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曰孤與孫將軍旣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豈欲敗吾盟耶命左右收徽男子拔劍而言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同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

以及耳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況今通好安得無禮所謂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公大笑曰壯士厚待遣還吳主問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揣察然潛采聽方與袁氏交爭未有他意男子立階下厲聲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將軍空爲備吳主喜曰此向盜錢兒也不意乃爾

吳人率十萬衆攻新城滿征東欲率諸軍救之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也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夫以十萬之衆頓之堅城之下進不能拔退無所掠

衆必罷怠乘其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若陰不當使見形自畫彼利在於速戰我利在于久持委梁不救此條侯之所以破七國也豫猶恐不從上狀天子詔報如豫策權果遁

吳主咨諸葛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巳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選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殺伐小過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將

御自古少有獻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
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
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
興隆之漸耶且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文人書生宗
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
專則其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于秉勢
還是相賊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
善者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
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加之用能
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輩必因而弄巧行態

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
二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能
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
刑柄而不利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凌弱弱當求
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試識之伯言常長於計
恐此一事小短也

姜維知鍾會有異志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筭無
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
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
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

矣由是情好懽甚艾既禽會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而自將兵隨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到孟津與騎士會于洛陽則一旦而天下可定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名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名諸將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悉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會愛信之建愍烈

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列烈給語親兵疏與
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
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
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士共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李衡爲丹陽太守時瑯琊王在郡治衡數侵之王不
能堪上書乞徙妻習氏諫曰君雖貴大郡之守臣
瑯琊雖幼朝廷之親子今太子兄弟爭寵大臣從
而搆之安知王不立乎奈何窘之急也弗聽王竟
徙會王立衡憂懼不知所出謂妻曰不用卿言以

至于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外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士乎衡曰然則何計以活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孫綝既立瑯琊王爲帝於是益恣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常奉牛酒詣帝帝不受更詣左將軍

張布酒酣謂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猶凡臣耳當浸圖之布以言聞帝帝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詔曰大將軍忠悃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其加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文書或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帝執以付綝綝殺之綝求屯武昌帝許焉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帝特聽之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載往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

軍魏邈說曰綝居外必有變陛下何假之過也弗聽客謂張布曰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瞑目直睹示必殺之勢雉亦知驚飛遠舉以避其怒矣今綝之黠過于雉而吾之智不如狐必欲圖之計將安出布頓首曰誠如聖諭陛下必欲圖之非丁奉莫可使者其人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如何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

因會請綝綝稱疾帝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

已將入衆止曰將軍寧不聞諸葛公之事乎不如毋入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火起綝求出帝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武士縛綝遂殺之以其首令衆曰諸與綝同謀者俱弗問

綝威權強盛帝乃不動聲色而誅之君子謂帝賢於漢靈遠矣

司馬師沉毅多大略何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父懿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

與師潛謀昭弟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

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司馬懿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踈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

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
橋上爽不肯通奏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爽
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
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
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
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
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
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
羲兄弟默然自申夜至五鼓爽乃投刃於地曰司
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

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犬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奏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于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

大將軍欲遣鍾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

則不可以爲危矣今假會十萬之師厚將得衆臣竊聞之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勢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臣竊料會之不反也大將軍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患使民不得休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竝竭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爲敵擒耳惟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當何所能辦耶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巳破故也若蜀巳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厚

將崩卿不須憂但勿泄耳及會白艾不軌大將軍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大將軍曰卿忘前日之言耶而更云可不須行雖爾此言不可泄也我欲自當以至誠待人但人不當以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曰如今遣卿行寧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到長安會果爲亂兵所殺

鍾會以才能見任司馬昭妻王氏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果反

五官中郎將丁忠使魏會晉受魏禪忠還報曰北方有事守戰之具不設可襲而取也昔漢末造天下瓦解曹公百戰收合餘燼然終其身不敢議禪代丕乃爲之當時猶安於曹氏者皆亮曹氏取于羣盜而非取于漢也設無曹氏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司馬世受國恩受遺輔政乘其寡弱因而攘之天下詾詾思魏不絕且昭死他不足慮陛下宜乘此時大舉北向而西遣人立蜀後以爲之援且告天下曰吳與魏蜀勢如三足缺一則傾蜀魏既亾惟吳尚在志在雪讐興復二國天下必有仗義

而起者兵既有名氣當自倍願陛下無失此時皓深然之以咨羣臣鎮西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敵新并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寧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釁皓陰納纂言然懾于蜀亾竟不敢發君子謂忠策雖不行亦足以壯義士之膽矣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于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坐謂輅

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
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因問輅曰試爲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
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
道願君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也颺
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荅曰與死人語何畏
耶舅怒以爲狂及何鄧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
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
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

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如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晴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檀祗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王濬受命伐吳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索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正中以逆拒舟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晉太康初馬隆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虜距險據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

晉太始中以馬隆爲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

涼州者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
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
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
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不足滅
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
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
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固
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忘
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
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

隆遂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許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假節宣威將軍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

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歎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日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溫嶠有衆七千洒泣登舟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上岸者死會峻送米饋祖約參軍毛寶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其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約兵襲溢口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踏鞍拔箭血

流潸靴還擊破走之約尋奔還歷陽時陶侃兵直指石頭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今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乃分米餉嶠毛寶說侃斷賊資糧于是遣寶燒峻句容姑孰積聚峻軍乏食令兵急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息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從之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乘醉突陣馬失侃部將斬之餘衆大潰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
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賨駿馬微行
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
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
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
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
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

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稍留遂久帝僅以得免

帝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敝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耶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以聞敦患之而不能制

王大將軍既亾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爲荆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故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微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遊騎皆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

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石勒與祖逖相距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于西臺逖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兵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于路者賊逐之即棄擔走

賊得米以謂逖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
往給桃豹逖知之密遣韓濳馮鐵等追擊於汴水
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逖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
二臺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
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賔曰王浚假
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
聲震于海内今權譎遣使無誠欵之形脱生猜疑
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
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賫珍寳

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旋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脩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

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頸有伏先驅斬若
干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詔
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亾吏民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蘧蒢覆之
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
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
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
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
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桓溫桓彝之子也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辦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旣聞所

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
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
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於時
稱其有智

秦苻健密圖關中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
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衆西行
起浮橋于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餘人
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
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

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共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劉裕伐慕容超超求救于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於洛陽若晉兵不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

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後秦兵果不至

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寶請除之慕容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

我忌其功能吾方收覽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
以狹失天下之望籍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
也翟斌果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决堤潰水
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内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
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横無窮
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
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
於興曰凉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
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

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復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于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弼等長驅至姑臧傉檀嬰成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内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姦人竊發于内危孰甚焉不悉阬

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馬於野斂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劉敬宣往伐譙縱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為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即以齡石為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大衆

當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内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内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克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死譙縱滅而成都平

海寇盧循反值劉裕北伐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姊夫也勸循乘虚而出初道覆欲裝舟艦使人伐材于南康山詐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中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賣衣物市

之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艦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于桑洛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

復舊業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桓
玄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非其才之過人
安能如是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錯亂
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
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
爲國所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
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
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
崔浩事魏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魏主聞

之欲先討夏羣臣皆曰義隆軍猶住河中舍之西
行著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問浩浩曰義隆與
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
無能爲害也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
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遷浩
司徒

魏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惟崔浩
贊成之尚書劉潔等乃推赫連昌太史張深諫云
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今天時人事皆不和

協不宜舉動帝意不決乃名浩與深等辯之深等慙不得對既罷朝或尤浩曰吳賊南侵舍之北伐可乎浩曰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震衆以衛淮北耳我若北破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大軍既還南軍竟不動如浩所料

沈文秀爲青州刺史魏將軍慕容白曜侵青州文秀遣使迎降于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家室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强則拒戰屈則遯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

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覩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伏景仁未可搖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愈忿日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嘆曰引

之令入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景仁不
許湛議遣人刼殺景仁於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
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即遣護軍府於西
掖門外使得附近宮禁故湛謀不行會湛遭母憂
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並誅
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鎮
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
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
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
仁景仁猶稱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

與景仁定議也

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

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
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
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
淮閒道自承明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輿詐
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
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焚燒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汝
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
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荅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于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辨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

鼓盜發之處雙[挺]擊鼓四面諸村門皆[illegible]戍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恐有伏故盜窮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初齊主以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

初王弘與兄弟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採蠟燭珠為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墜落弘曰僧達俊爽然恐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琰令山陰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肅然後以功業自矜遂自淫樂殺僇恣意與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

梁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請代父死梁主赦之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待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初侯景嘗言于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巳之半體及歡疾篤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

有飛揚拔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

高歡既破爾朱遂專朝政賀拔岳遣使詣歡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覩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才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既無

憂國之心亦非高歡所忌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
難彌俄突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蓮
近隴阨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
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輔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
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
爾朱榮遣賀拔岳討萬俟醜奴奴遣其大行臺尉遲
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
隔水與語稍引而至淺水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
爲走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横岡設伏兵
以待賊半渡岡東岳回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

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禽菩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凉乃進賊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

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

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師騎夜進昧旦扣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淵追擒之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濕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爾朱兆旣至秀容分兵守險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熈二年正月竇泰奄

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秦軍皆驚走追破之

初高澄以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澄在鄴為膳奴蘭京所弒時變起倉卒內外震駭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入討羣賊臠而斬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破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

高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曰

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初北燕王馮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

以爲寶婦融雖累氏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參決詞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梁大寶庚午六月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杜平虜將兵入贛石以逼南康洗氏因襲擊遷仕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陳霸先亦遣周文育擊走平虜洗氏與霸先會于贛石退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宜厚資之

宇文欣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欣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欣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初尉遲迥等舉兵後梁主使柳莊入周及還謂梁主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要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昬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

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
之
韋孝寛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
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
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寛更縛
木接之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
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
具晝夜不息孝寛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
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

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束以鉤刃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城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竪木柵以捍之敵終不能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期之間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

不及之危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戸賞帛萬匹孝寛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寛弟先在山東被鏁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寛慷慨激揚士卒感厲人人懷死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因而疾發其夜遁去忿恚遂殂

韋孝寛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寛欲當其要處

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禁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攤驛馬自隨又勑驛將曰蜀公將至

可多備肴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後魏節度使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蕭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

魏以長孫稚討蕭寶寅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
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
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
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
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
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
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
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
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邊河湄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

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佩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佩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民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即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閒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回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万俟醜奴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付[illegible]

服罪

常珍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珍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營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北魏索頭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

行羣臣咸諫熹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尚堅守熹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亾犇夏者言魏軍粮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熹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赫連昌

破六韓拔陵圍廣安王深于伍原賀拔勝募二百人

侯頊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過絕糧援帝令敦渡江
赴救敦連戰破頊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
糧援斷絕敦恐頊等覘知乃於營内多聚土覆之
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去又增修
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
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頊軍敦患之
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頊軍人望見謂餉
船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
入乘馬投頊者敦别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
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

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軍瑱兵競來
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
饋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
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